

武俠技擊長篇小說

鄭證因著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行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崑崙劍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鄭 證 因

發行人 劉 彙 臣

出版者 勵 力 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話掛號 三一〇九九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長篇技擊小說
崑崙劍目錄
第二集

第一章	羣雄仗義夜圍蘭州·····	一
第二章	緹騎捕良吏·····	一〇
第三章	草上飛猖狂蘭州城·····	一九
第四章	拒救援羣雄鏖羽·····	二七
第五章	崑崙劍客三傳鉄妖令·····	三六
第六章	再入蘭州將軍夜審·····	四五
第七章	單劍鬥二醜·····	五四
第八章	程萬里金環揚威·····	六二
第九章	苦肉計闖重伏·····	七一
第十章	挫伏兵突圍脫困·····	七五

武俠技
擊小說

崑崙劍 第二集

鄭證因著

第一章 羣雄仗義夜闖蘭州

崑崙劍第一集敘述蘭州鎮守使司馬子謙因開罪於寧遠大將軍，安心陷害，欲置司馬子謙於死地，寧遠大將軍掌四省兵權，行轅中更有一般江湖能手，助紂爲虐，司馬子謙已陷網羅，此時崑崙劍客以寧遠大將軍身爲封疆大臣，以私人嫌怨，竟不顧將造成大罪，此時已兵困蘭州，崑崙劍客以鉄鉢令，招集門下，星夜馳赴蘭州，救司馬子謙，此時歷屬崑崙劍派門下之八卦刀霍元凱，喬忠，追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武師陳天柱，齊集黑泉驛，共義趕赴蘭州，而追雲燕子柳鴻等，深知此番入蘭州搭救司馬子謙，責任艱鉅，所以先趕奔洗馬莊，請當代名武師龍形八掌崔文佩相助，此人雖非崑崙劍派門下，與柳鴻等爲道義之交，與崑崙劍客亦有源淵，此人武功劍術名滿海內，柳鴻等約其相助赴蘭州救司馬子謙，無奈追雲燕子柳鴻等至鉄馬莊時，適值龍形八掌崔文佩結怨於綠林怪傑雪山二醜，七指塵申元化，禿龍莫小滄，雪山二醜已揚言赴鉄馬莊報復，崔文佩心緒不寧，更知自身應付不當，將有滅門之禍，柳鴻等弟兄三人，更因崔文佩之女崔氏三英暗地哀求柳鴻等，必須盡力爲崔文佩化解嫌怨，崔氏三

英已深知雪山二醜爲綠林中最難惹之人物，故請柳鴻，方飛，陳天柱盡全力保全崔文佩，果然雪山二醜相繼至鉄馬莊，一番惡鬥，柳鴻等潛身暗處暗助崔文佩，雪山二醜與崔文佩以絕技爭生死，崔文佩幾失敗於二醜之手，雖有柳鴻等潛伏暗處，亦無法挽救，此時突然有崑崙派能手，以鉄妖一枚，使雪山二醜鎧羽而去，不過二醜更定後約，於崔文佩終成不解之仇，龍形八掌崔文佩遂與柳鴻等弟兄三人起奔蘭州，八卦刀霍元凱，更得到崑崙劍客鉄妖令，必須救司馬子謙脫險，羣雄夜圍蘭州，竟遇勁敵草上飛章天民以及涼州名武師三陰絕戶掌楚昆揚，靖海三傑，萬勝刀陸英方，子母金梭蕭世義，神拳邱文豹，而雪山二醜竟自不顧江湖信義，暗入蘭州，助草上飛章天民，必使崔文佩一敗塗地而後已，霍元凱等到蘭州南關外三星甸停船匿跡，入夜，由八卦刀霍元凱率龍形八掌崔文佩，穿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武師陳天柱，入蘭州城，直撲鎮守使衙門，第一集卽敘述至此。

八卦刀霍元凱用鴛鴦鏢手法，打出一對青銅錢，牆頭並無動靜，霍元凱頭一個翻上大牆，在牆頭上略一張望，向後面一點手，追雲燕子柳鴻一個巧燕穿林的身形，也飛縱到上面，仔細往裏看去，在大牆附近的一片房屋，全是黃沉沉黑，可是遠遠的望到了十幾丈外，大約是衙門大堂一帶，天空中却現起一片昏黃之光，顯見得下面燈火很亮，互相示意，要謹慎小心，要提防着暗箭。

依然是老武師霍元凱頭一個翻身竄下大牆，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各自離開兩三丈遠，個人找

隱身之處，飄身而下，陳天柱，方飛，却遞着霍師兄之命，在牆頭一帶巡查，霍元凱縱躍如飛，身形毫不停留，往這衙門的當中撲去，趕到翻過兩道院落已然看出衙門裏各院中，也是戒備很嚴，每一道院落，出入的地方，全有一小隊官兵把守着，全是鴉雀無聲，漸漸的翻到大堂後一道極大的院落，這正是大花廳，院中靠甬道路兩旁，排着兩排軍兵，全是服裝齊正，器械鮮明，一個個全是少壯的年歲，由兩名小武官統帶着，直排到花廳中却沒有一些聲息，可是花廳裏和院中，燈火通明，看情形是預備在夜間還要辦理什麼重要的軍務，霍元凱崔文佩柳鴻三人，此時全分散開，霍元凱頭一個從配房這邊撲奔花廳後面。

見這道院內的情形也是一樣，可是除了看到軍兵像是嚴陣以待，別的舉動一些看不出來，崔文佩這時從東邊轉過來，忽然遠遠的向霍元凱一打招呼，用手向西邊一指，霍元凱和追雲燕子柳鴻，向那邊望去，只見通着跨院一道八角門那裏，站着四名亮白頂子的武官，跟八名護勇，霍元凱崔文佩以及柳鴻，全撲奔這邊，仗着這三位風塵俠隱，全有輕靈的身手，不平凡的功夫，分三路越過這道八角門，外面也是一隊隊的護勇，順着箭道排下去，直到一座跨院門前止，那裏也站着兩位軍官，全是五品頂戴，門左右一邊是八名護勇，全是雙手帶的大砍刀，顯得威風凜凜靜悄悄站在那裏，遠遠的已經望到跨院內有幾對紗燈掛在門內，這座東跨院內是一座很精雅的院落，裏面沒有多少房屋，只有三間東

房，三間北房，靠南和西邊全是走廊，北房和東房也全有五尺寬的廊子，在北房的廊子下站定兩名差弁，全是灰搭連布四開襖褂子，帶着紅纓子緯帽，下面青布皮靴，垂手伺立站在那裏，靠台堦下，另有四名親兵，守護着，這種情形看來，這跨院中定然是鎮守使在這裏未走了，這院中這麼多人守護着，無法探查屋中的情形。

龍形八掌崔文佩却從箭道那邊繞過去，奔了這所跨院的後面，一半爲是看一看還有什麼地方通着這段小院内，一半也爲的是把四周的形勢全查看清楚了，以防意外，崔武師竟發現這道院內的北房全有後窗，後房簷在另一道院落的，並不合前面通着，崔文佩趕緊向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打招呼，霍元凱柳鴻趕忙躲避着房下守衛的軍兵翻到後面，龍形八掌崔文佩低聲告訴往後面可以往北房內窺探，霍元凱跟柳鴻各自施展輕功翻到後面這道小院内，這北房的後牆，一共有三個後窗，偏着西邊一排兩個，離得稍近，靠東邊那個後窗按形勢看來定是在暗間內。

這時老武師霍元凱從房頭上一縱身飛縱出去，並不往後牆下落，竟自燕子穿林式直撲西邊的後窗口，身形往牆上一貼近，兩手往窗沿上搭身軀綑住，跟着回過頭來向柳鴻崔文佩點頭，追雲燕子柳鴻向霍文佩低聲道，崔老師你向東邊那間窗口查看一下，窗內倘是暗間，請崔老師暫代巡風，柳鴻囑咐完了腳下一點也輕輕騰身縱起，往偏着東邊一點第二個窗口竄去，用倦鳥歸巢的身法，身形往窗口那

裏一落，身軀往下一墜，雙手掙住窗簾，身軀稍往起一拔，脚尖輕抵住磚牆，這真是天假其便，紗窗裏面的紙窗全在支着，往裏面看屋中情形一目瞭然。

果然是兩明一暗，這屋中收拾得窗明雅潔，一堂紅木的傢俱纖塵不染，迎面八仙桌上點着三明子臘台，紅燭高燒，光燄閃爍沒看到人已經顯得這屋中一片高貴之氣，在這屋中迎面八仙桌兩旁坐落兩位官員，右邊坐着一位年紀有五旬左右，瘦削的身材，面貌清癯，一臉詩書氣，手中捧着一個水烟袋，兩眼望着右邊椅子上的那人，右邊坐的正是入蘭州率峴崙派掌門人之令必須以死命相助救他脫難的司馬子謙老大人，這位老大人却是全身官服，他雖然是六旬以上的人，體格精神一些衰老之色皆沒有，不過此時却帶着一片憂鬱之色，靠南邊的窗下擺着一張書案，案上點着一盞丹鳳朝陽的臘台，書案的左邊放着一堆公文，正有一人低着頭伏在案上筆不停揮的寫着什麼，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正在說着一件事，只聽他說道：「漪堂，你想如今已到了這般地步，這分明是要把司馬子謙置之死地，這種手段也過於惡辣了，我一死爲官只知道忠君愛民，不論到了什麼地步，我敢說是問心無愧，漪堂你想問心無愧又有什麼用，倘若他們真個弄出手段，朝廷的旨意下來，我作了一輩子好官能落個抗旨不遵麼，可是我兵權一撤手，我明知道這是完了，我這冤家對頭他還容得我離開蘭州麼，現在我只能看作情屈命不屈，反正除了朝廷的旨意我是決不接受他任何命令，只要有旨意到來我任憑處置，你我賓主多年

，相處得十分投契，我也沒有別的事過份的牽累，我想這次捏造出罪名來，我就許落個全家棄市，滴堂你念在多年賓主之情，不要叫我司馬子謙死後落個屍骨暴露，我死在九泉下也感恩不盡了。」窗外竊聽的老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知道這正是司馬子謙最親信的幕府邱漪堂老夫子。

此人隨着司馬子謙多年，雖是位作幕的，頗具肝胆，司馬子謙爲官忠正，雖然是武將帶兵多年，但是他的文學很好，爲人更是慷慨豪放，輕裘緩帶儒將風流，這位邱漪堂老夫子是越發敬重他。

這時聽那幕府邱漪堂慨然說道：「東翁何出此言，我看事情還不致於這樣，寧遠大將軍就是不能容東翁，難道他就這麼暗無天日敢任意的下毒手麼，晚生認爲就是朝廷真個有旨意下來，不過是暫時請東翁把兵權交與寧遠大將軍派人代理，老大人不過是奉旨招見，最大的也不過是交部議處，總然有什麼罪名，東翁還能够據理力爭，豈能任人構陷含冤污服麼。」司馬子謙微搖了搖頭道：「這件事若是從人情天理上講，恐怕沒有動我毫髮的理由，裕昌他安心和我兩立，他從朝中一般勛貴買出有力人來，令御史提參，他更從旁推波助瀾，給我加些圖謀不軌的流言讒語，我會逃得出他手內。」

這時幕府邱漪堂抬頭往窗前看了看，雙眉一縐，向司馬子謙道：「東翁他這麼作難道不怕官逼民反麼。」司馬子謙冷笑一聲道：「誰敢反誰還反得出他手去。」邱漪堂恨聲說道：「東翁恕我失言，東翁手下數萬精兵，全是東翁統帶多年，東翁治軍有法，和士兵甘苦共嘗，他們看到東翁被人陷害，

倘若他們不服起來，豈不要釀成巨變。」

司馬子謙忙擺手道：「漪堂，幸虧這裏沒有外人，你這種話豈不是自取殺身之禍，我們現在如同置身網羅中，還逃得開他掌握麼，他既安心下毒手豈能不防，漪堂你終日在衙門中，那又知道外面情形，只怕我統轄的兵馬到這時早已在他監視之中了，漪堂我們賓主這些年情同手足，我現在可要託咐你，在衙門中還一百二十名親兵，你可要和陳常勝竭力的壓制他們，不要逞一時的義氣不只於救不了我，反害了他們自己，本鎮命付於天，我若是命不該絕，終能逃出惡魔之手，若是天意該當我得落這個結局，他們就是全把命饒上，不過落個血染鋼鋒而已，還有我那兩個小兒他們雖然很知道孝道，對於近日的事任憑我怎樣教導他們，總是憤憤難平，尤其是寶麟那孩子，性情更是激烈，倘若還念及我會爲國家建功立業效命疆場，罪及我一身不株連我妻孥，老夫子你要竭力的管束他們，設法逃出蘭州，我的事不是他們力量所能辦的，叫他們早早回歸故里，我就是幸免一死，最少也得落個軍合效力，我說這個話，漪堂，你認爲很矛盾吧，我既然沒作虧心事，怎會自知總有罪名，漪堂，你要知道，我的對頭人他決不容我逃出他毒謀惡計之下，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他認定了只要叫我司馬子謙把戰場事摘落淨了必要報復，所以我知道，我決不會昭雪這種冤枉，漪堂，你能够爲老友保全這兩條後代，我司馬門中生死感恩。」

剛說到這聽得門口那裏有人招呼了聲：「父親，可容我們進去麼？」司馬子謙唉了一聲，抬頭向着門口說道：「你們進來。」跟着從門外走進兩個少年，正是司馬寶麒和寶麟，這弟兄二人也是滿面憂鬱之色，這哥兒兩個見了父親和師爺行了禮，司馬子謙同這弟兄二人道：「你們來了也很好，事情大致你們也知道了，你們甚麼事不用多管，只等着朝廷旨意下來，你們哥兩個跟着老夫子離開蘭州，聽候我這場事情的起落，我問心無愧，我認爲公道自在人心是非不容顛倒，我終能够一分奸佞，倘若我真個被這賊官陷害，含冤莫白，你們弟兄不必以蛋擊石，能够回轉故園，等他惡貫滿盈時，看到他遭報吧。」

司馬寶麒恨聲說道：「父親你可別忘了這完全是甯遠大將軍勢力之地，父親你不趁早設法離開蘭州，恐怕要落個後悔已遲。」司馬子謙道：「難道你教逃走麼？」司馬寶麟道：「父親今天我們第一營第三營的營官定規好了到衙門來，可是將軍已不準進城，城門已閉，更調進來兩營兵馬，現在外面街道上所有的官兵完全是吳提督的兵馬，人所共知那是裕大將軍親信的隊伍，這一個蘭州城內到處裏有他隊伍把守着，除了本衙門這一點地方，一出東西轅門走不出幾十步去就能被攔回來，這種情形分明拿我們當作奸人看待。」

司馬子謙哼了一聲道：「這些事你不要來問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現在裕昌把我看作眼釘肉刺

，只有把我司馬子謙除掉了他才安心，我這份頂戴也就在眼前就丟掉了，至於你問我有什麼罪，我忠君愛民有功於國，我自己那會知我有什麼罪呢，爲父的以身報國，現在我只有等候朝廷的命令，裕昌他步步的把腳根站穩，他從今日已經早早的示意我，明面上還顯出他是有關照我之意，告訴我至遲今夜明早朝廷旨意即可入蘭州城，叫我等候這份旨意到，也就可以判明我的吉凶禍福了，我知道這是穩軍計，我早已探聽明白，連日來他把各路精兵調集到蘭州附近，這種情形分明是對於我司馬子謙，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我只有把這條老命付與蒼天，你們若是孝子，只有遵着爲父的命，靜靜的等待朝廷的旨意一到，大約我也就離開蘭州。」

司馬寶麟憤然作色道：「父親統兵二十餘年，槍林箭雨出生入死，風餐露宿，效命疆場，血汗掙來的這份頂戴，並沒有一分虧負國家，更沒有一分對不起裕昌，如今竟要被奸人陷害，到了這般年歲，反要屈死在他們手中，也太叫作官的寒心了，裕昌身受國恩，經略甘新兩省，官拜大將軍，全是將士們一滴一滴的血汗，給他掙來的，如今爲得一點私憤，不顧大體，竟要把這種忠心赤胆的好官，置之死地，也太叫人不服了，兒子不愿意這麼被屈含冤，父親作了一輩子好官，決不會走到別的道路去，難道父親不能自己進京，訴明這份冤枉，叩求朝廷開恩，准許辭官不作，告老還鄉，也犯不上受這種奸臣的擺弄，難道這點事全不能作麼？」

司馬子謙哼了一聲道：「小小年紀你知道什麼，我奉命鎮守邊陲，朝廷的法度至嚴，軍營中軍令如山，我豈能擅離職守，自己先落個蔑視朝廷法令，太阿倒轉，授人以柄，我不能够把一世清名斷送在蘭州，我認爲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裕昌他良心喪盡，他如今封到大將軍，官高爵顯，全是我們這一般武將血戰疆場，出生入死給他換來的，他反到這麼對付我們，我真要是遭到他的毒手，我認爲世界上就沒天理了，你們不許多管這件事，倘若朝廷旨意真個到來，只要不把我司馬子謙立時處置，能够把我革職拿辦，提解進京，我自有法子和他們周旋，不過這裕昌手段很辣，你們要設法出蘭州，漪堂是我多年至交他受我託付之重，定能保護你們暫時避禍故里，我這場官司若能够逃出性命，我們骨肉尚有團圓之日，倘若我真個斷送到奸臣之手，你們就是有替父報仇之心，可是我不許你們再取功名富貴，我作官作的已經寒了心，我家門中，稱得起是簪纓世族，從你們這輩起，爲商爲農任憑所愿，只不准你們再作求功名的打算，你們違背我的話就爲逆子。」

第二章 緹騎捕良吏

這位大公子司馬寶麒憤恨不平，可是看那情形，這位司馬老人家規很嚴，兩個兒子全是敢怒不敢言，悻悻的退出屋來，這時前面一陣馬蹄翻騰的聲音，自遠而近，老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全

是一驚，這時兄弟二人不用打招呼，同一的動作，全是脚尖輕輕的往牆上一點，手底下一按窗沿，翻身倒落下來，龍形八掌崔文佩也正在點手招呼，這時鐵掌方飛陳天柱，他們是奉命在靠大牆一帶巡風把守，提防外來的人，這時也如飛的撲到裏面，老武師霍元凱跟柳鴻，已經湊到崔文佩近前，崔文佩低聲向兩人說道，形勢不好，我翻過大堂屋脊上，見儀門一帶所有駐守的軍兵，變顏變色，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街上馬蹄的聲響又很零亂，似乎有大隊的騎兵，已經衝了過來，我們應該到外面查看一下，這時方飛陳天柱也撲到近前，向霍元凱低聲報告道：「從西街撞過一大隊人馬來，全撲奔了本衙門的轅門口，這裏把守的軍兵，那情形是很畏懼來人，這撥馬隊，這時大約已經進轅門了。」霍元凱剛要吩咐大家散開，往前面查看，這時忽然跨院外面一陣緊急脚步之聲，有一名差弁如飛的跑進來，竟在窗外招呼：「諸大人趕緊接旨，香案全預備好了。」這人喊罷，立刻有四名差弁抱紗燈挑起，分立於門兩旁，跟着這位鎮守使司馬子謙走出屋來，由四名差弁引領着，直奔前面。

老武師霍元凱向陳天柱，方飛，低聲道：「你們還是在圍牆一帶，趕緊的暗中把守着，要提防那韋天民，他調集了一般黨羽前來，只要望到他們蹤跡，要趕緊飛報進來，以便分頭抵禦。」方飛陳天柱答應了一聲，立刻如飛而去，霍元凱令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趕緊分散開，全往前面撲過來，要看看來人的形勢如何，倘若真是北京城下來的，以朝廷的旨意提解鎮守使司馬子謙，我們暫時

就不必動手，要聽候掌門人的指示，再行如命辦理，倘若是寧遠大將軍，派的手下官弁動手，我們就不能容司馬老人落到他們手中了，我們一齊動手之下，把老人救出鎮守使衙門，好在司馬老人兩位公子，武功本領全有根基，只要有人指示着他們，不叫他們走入歧途，趕緊也保護他們退出蘭州，我們就算大事得手，倘若敵人，人多勢衆，手底下厲害……」老武師霍元凱說到這「哼」了一聲，他那一隻眼，射出一股子凶光，遂說道：「我們只有拚着看了。」

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點點頭，各自把身形展動，竄房越脊隱蔽着形跡，撲奔中堂這邊，這時前面反倒鴉雀無聲，崔文佩從東邊翻過去，他一直撲奔大堂屋頂，伏身在房山這邊，房脊的後面，從這裏看去，一直看到了儀門外，這時儀門大開，一處處燈籠火把亮如白晝，只見從儀門那裏一大隊軍兵，足有七八十名，執着十幾支火把，這隊軍兵全是年少力壯，沒有過三十歲的，弓上弦刀出鞘，在火把光中看着刀槍耀眼，冷氣森森只聞地面上腳步的聲音，不聞別的聲息。

有四位武官兩個是藍頂子，兩個是亮白頂子，分在兩邊走，後面跟隨一位，紅頂花翎的武官，看那品級，至少是寄名提督，後面跟隨著四名衛兵，單有一人捧着一個托盤緊隨在這位官員的後面，司馬子謙已經躬身往裏讓，一直的够奔大客廳，崔文佩霍元凱柳鴻把四週的形勢打量一下各自找尋了自己隱身的所在，只見司馬子謙把來人讓進了客廳中，霍元凱等雖則伏身在房上，因為這種院子大話

的聲音一些聽不見，霍元凱見那紅頂花翎的官員，已經在閱讀聖旨，司馬子謙跪在那裏，聖旨宣讀到一半，司馬子謙已經把頂戴自己摘了，趕到聖旨宣讀完，司馬子謙，叩頭起來側身向旁邊一站，這時本衙門的軍兵，已經在早就佈置在衙門內，此時隨着聖旨來的八十名軍兵，雖然直排到客廳前，但是本衙門的軍兵未撤，花廳裏面似在兩下爭辯。

霍元凱向柳鴻崔文佩示意，叫他們在兩邊廂房，監視着廳房內，自己要設法聽聽他們在爭辯什麼，老武師霍元凱從屋頂轉過來，順着廂房的後坡直奔迎面大客廳後面，因為這種建築無論什麼地方全都是差不多的格式，凡是大客廳花廳，後面必有穿堂門，迎面必有閃屏，這種建築就是給主人留下退避的餘地，霍元凱來到廳房的後坡，往後面看了看，一道很大的院落，靜悄悄寂無人聲，只有通着後面一段花牆，兩邊角門那裏却有軍兵把守，霍元凱在房坡上就把身形伏下去，從簷口輕輕一飄身落在了花廳的後面，房簷下陰影很大，身形再矮下去，守小門的軍兵一些看不見，霍元凱輕輕的把花廳後面屏風拉開，閃身而入，這裏面只有三尺寬的地方，眼前六扇閃屏，東西兩邊有兩個小門，全掛着茶青色湖縐的軟帘，這閃屏上面起着一尺高的花牙子，雕花透梗，外面的燭光從花牙子射進來，這閃屏後面也不顯得怎樣黑暗，不過可奇險萬分，不論是花廳裏面的人或是後院來的人，往閃屏後一闖，老武師霍元凱形跡就得敗露。